

新開運河記

李

賢

華蓋殿大學士

吾聞君子受一方之寄者其要莫先於興利雖然必有過人之才識見高遠灼知有利而無害然後興之不然無灼知之明而率易興作利不可得祇見害耳古之人所謂興一利不如除一害者良有以也非過爲無當之言也由是觀之利固當興而興之者必得其人庶不膠於目前淺近之見決非尋常流輩所能洪惟我朝奠安海宇康濟蒼生而防邊一事尤如周密其東北

一帶控弦之士無慮十數萬人而糧餉之需大抵取給於淮江是以大河諸衛歲運三百六十餘艘直抵薊州爲倉而貯之以便支用往時由直沽循海道備歷艱險不免疎虞蓋近海多風船至海濱不敢遽行必淹及旬日甚至彌月候風色止息方敢一過或至中流忽遇風濤迅作遂罹漂蕩覆溺之患歲損其船不下數十而糧斛動以萬計主漕運者恒以爲憂天順改皇上光復大位一新政令天下臣民莫不忻忭鼓舞

興起事功而巡守薊州諸君深慮此患詢及父老熟於地里者云海濱有二沽一名水套一名新開沽相去纔十里可以開河通潮以便運艘以避海難於是具陳其事上命鎮守總兵都督僉事宗勝以董其事勝尋嬰恙復命右叅將都指揮僉事馬榮代之又以監察御史李敏工部主事李尚共蒞其事三人者才識俱優迺同心協謀相度高下起薊州諸衛寶坻等處軍夫萬人撫恤獎勵罔有不至以故衆役感悅爭先效

力於是歲三月始事於甲午訖功於丙午人皆
驚異以爲成功之速如此必有神明默相其間
者遂建天妃宮於新河之左僉事斯舉便國家
之漕運通商旅之貨殖公私之利實非小補廼
立石於旁走書京師乞予言以紀其事予惟二
三君子能興斯利固宜大書特書傳之久遠嘗
考唐神龍中於漁陽開平遠渠傍海穿漕以避
海難特當便之於今不泯諸君是舉端有合於
前人之所見矣胡爲而不書然則諸君與此利

於今日固無虞矣至於歲月之久又安能保其
無崩塌淤塞之患若夫繼諸君而巡守此地者
能體諸君之心可也不然任其崩塌淤塞而諸
君之功必從而隳矣嗚呼興利固難而保利尤
難後之君子苟慕義者視此刻文庶幾有以興
起繼脩之志用保此利於無窮也是又廣推立
碑之餘意以爲來者勸云

濟渡記

莊 禪

寶坻封疆無高山大川之險然有川有河以爲之限若潮河經其東三岔緯其北渠水繞西而絡其南白龍港自薊州而通於天津橋頭由夏店而合於三岔所謂四水滌迴是也他如海潮沂於梁城潞河限乎通州或河奔騰或河流湍急對岸千里致奸宄之徒乘時射利無異禦人民不堪其需索之煩多由旁蹊徒涉而風濤沒溺之患往往不免噫嘻傷哉爰因公材益以利

募改船爲舫者一十艘僉民執事者二十輩復
其徭役禁其科取始於弘治辛酉十月迄壬戌
五月告成焉而徒涉之患 之虞庶幾可追
矣

義塚記

莊 釋

禮曰掩骼埋胔惡暴露也蓋自藁裡之俗易棺
槨之制興葬埋之禮重矣我朝法古爲治申教
令厚風俗天下所司皆卽城堧以爲死無所歸
之墓地仁之至也夫人之生雖有貴賤親疎之
殊以乾父坤母視之皆同胞也安忍坐視其死
委溝壑而恣然者哉此義塚所由起也予尹寶
坻四載晝夜靡遑凡切於民情關乎世教者皆
欲勉彊行之每念貧民死無墓地父子不能相

收夫婦不能相顧兄弟不能相濟或無棺衣或
至焚燬倫理傷殘風俗薄惡莫茲爲甚噫豈其
本心哉矧穢惡薰蒸足以傷天地之和召水旱
之災致疫癘之疾又司牧者所當究心歟公暇
因考古蹟於渠陽門外得舊塚一區計六畝年
久爲奸民囿前令畏其豪俠莫敢誰何弘治庚
申予始復其地仍以邑厲壇東隙地四畝易其
餘東西沿長八十二步南北口濶三十二步總
十畝零庶使死無所歸者於此有歸焉苟無文

以記之則後日之廢將復有如前日者矣故筆
之於志昭示吾民深懲覆轍是爲記

袁侯德政碑記

韓初命

天下泰寧日久入萬曆辛卯先酉夏後朝鮮妖
氣疊起當事者簡賢能屈指寶坻令袁先生以
先生薊門條議邊方上策兵家藉指南焉故擢
爲司馬郎一時薦紳先生僉謀建祠而弟子員
芮生質田等特爲勒石於芹宮之右紀所以惠
士民者乃屬不肖爲記夫令亦難爲矣事有便
於民而忤於上者亦有悅於上而懟於民者大
都驚擊婪冒趨走迎合而遷者十之八九其矢

心司牧撫摩噢咻視民如子遷者十之一二也
京國以東寶以富饒各人不商賈惟知事農然
地皆澤鹵不雨則乾若磐石不生粟雨多則壟
畝之中舳舻帆幃集焉先生戊子夏六月來知
縣事其年雨多河溢市無赤米困鹿空虛析骸
易子而食者往往焉先生至則出囊金以償宮
勲逋賦與僚友語曰寶昔也富今也貧矣生財
之計拙而賦役之擾倍矣我輩安忍瘡痍若是
自是凡可以蘇民者不避上官督過多方蘄省

如庫子厥夫當之破家而皇木車花板石車銀
魚等費銀兩動以千百數悉議罷去養馬申復
七頃二十畝之額里長重夫重馬之類又更僕
難數而正賦外毫無別派越明年潞王之國供
應約萬金費先生委曲調劑下無勞費而上無
錯悞薊州爭開三岔口先生以官爭之乃止此
其諄諄愛民一念官爵若輕故有所祈請當道
無不奉若著龜蓋其勤恤真心無往不酬故下
車以十四事約神而禱雨轍雨罪人歡以善惡

報應之說而墻圯無逸囚皆其驗也寶五科弗第先生每與不肖語曰我輩用心務爲寶庠破荒朔望詣明倫堂爲諸生口授書旨實發揮性靈於舉子業中立登龍會館頒會公約且於時藝中懸斷其心術多士乃蒸蒸然變一日將公出夜夢來報捷者二人爭數不休一日不信試看南寺之芝乎覺而行果有僧要於路稱寺內產芝往觀之果二莖歸以夢與事語諸生諸生以爲異辛卯果舉孝廉二人迄今校文者率謂

寶士有吳人氣是先生之大有造於諸生詎曰
體惜其情欲而賑恤其孤寒哉當洪水爲災先
生赴召士民方磬磬待命而一聞構亭礮石之
舉卽不難捐貲翕然觀成蓋以今日以後先生
之德澤不可幾今日以前先生之德澤不可忘
也故輿情協焉然其政已詳在書政余何容贅
但先生特先不肖來半載四年之內旦夕與之
凡爲邑恤災扞患嘉惠至情固不敢稱知先生
然而與人爲善之心若有契焉蓋以治心編置

之左右須臾不離記當官功過以同寅錄聯僚
友期共相砥礪以光世講時同盃酌卽稱說爲
善最樂事有感於心每爲泣下此豈人所能矯
飾者而先生暗室漏屋如是推之故其愛博而
所以再造寶邑有以也行之日聚首猶密卽裝
行李不避實見其囊橐一空而書則不止五車
尚慮僦費此蓋廉以行愛愛以成廉人以之難
於獲上而先生以之兼乎得民管子曰作而不
記非盛德也奈何不爲之記今且畫師海東坐

馳露布紀績在旂常食報在麟閣而德寶邑者
特其一班云先生名黃號了凡嘉善籍吳江人
丙戌進士

萬邑侯生祠記

杜立德

民生望治甚殷而不能遽登於康阜其勢在牧
令牧令者民土攸寄也或礪刻以傷俗或因循
而不振固非所予卽有濯然欲砥乃動多掣肘
人已不能相襲瞻前顧後雖具懷良牧未嘗不
惛惛焉覩斯民而興感也以其時不我值也時
可爲矣則民吾民也績著

朝廷恩馳萬姓舉情與法以準之理勢此亦甚易易
者猶間有閭閻未愜愷誦弗作入其地如有荒

頽欲墜之憂覩其民有不能終日若者此其攸
槩可約畧見矣殆未有見則愛退則感彌久而
思如吾坻侯萬公爲政使民慕效以傳如今日
者坻前以饒區稱民風濱海多齷窳值公治坻
時時非昔若矣卽有良牧難以其洞民者習民
俾逃亾於莫繼更難以其習民者信民俾得轉
囂爲雁比比皆然公關左選士也性醇樸實廉
且謹對縉紳士民範圍理教蚩蚩小民卽不得
已而有兩造至倍憐止之不啻父母訓掖子弟

再弗聽則涕泣繼之愛民篤摯至是也及吏胥
愚氓亦勤加勉誨動稱陰隲書報應諸事蹟誠
之衙署或勸說於紺宇之中數年來坻安無事
矣以事當今日而地方晏然實恃有愷悌君子
爲過幸寧僅口碑一時歎公將內召全坻歡騰
慕厥澤彰厥美購地三楹像公於堂爲邑之光
宜乎哉愛人者自爲愛於公見之邑紳芮昌齡
等庠士劉從業等輸倡著勞里民人等沐厥愛
久皆欲速相祠以有成者非愛戴深而能惓惓

如此觀斯祠也嗜古趨隆慨然以民物爲志公
之鼓舞神也後之人景慕前型翕善承風因公
之鼓舞而更思左右斯民者坻人之望也皆公
之芳模之所留也不然勒石肖貌胡爲乎而有
靡涯之思也公諱全號明宇任數年而內擢侍
御開國貽澤坻深幸有公云是爲記

寶坻縣舊志序

莊 禪

弘治戊午夏禪奉命承乏寶坻夙夜殫心求可
以釐弊惠民者行之材弗克逮欲訪舊志以徵
文獻於先哲久而始獲膽藁三十紙乃前教諭
高憲所撰未克成書欲纂修之繼有事於城池
未暇也辛酉告成因致教諭齊濟周訓導錢冕
搜剔遺隱裒輯逸散編劇成帙而義例去取議
論抑揚釋則與聞焉首卷起沿革迄古蹟志之
本意也中卷錄勅命紀文詞志之通例也未卷

述題詠附雜志乃推廣緒餘而羽翼乎斯志也
衍其目五十有三約其類一十有二若土宇離
合之蹟戶口登耗之由風俗人才美惡盛衰之
實與夫徭役所以昔寡而今多莊田所以昔無
而今有建置所以昔廢而今興必皆循例以定
其名立論以通其義詳不繁而欲明簡不遺而
欲覈未敢自肆也請之憲臺復命校正事竣當
事以識其歲月嗚呼志豈易言哉俛惟茲土在
漢爲州在金爲縣入我皇明因之賢人君子宦

輒亦多矣尚缺而不爲或爲而不傳釋何人斯
敢妄議耶雖然志卽史也志以紀郡縣之事史
以紀天下之事定是非別善惡以公勸懲者史
也考俗尚驗政治以備采摭者志也史以嚴萬
世之大閑志以表一時之公論大閑立而僭竊
不敢踰公論明而邪議不能惑志有資於史也
大矣欲爲維持世道計者可無慮哉此吾夫子
不足徵之歎所以發也此郡縣之志似緩而實
急也釋不敏曷足以與此夫惟食其食而不敢

怠其事民之休戚實切於身政之利弊親繫於目既不忍以不言又不能以無言故不自知其言之戇且激也取譏獲戾烏可追乎昔李吉甫作元和郡國志謂爲政者執此可以治天下噫是編也後之君子恕其妄而察其愚則於斯邑臨政之始或未必無小補云

寶坻縣舊志序

劉思聰

寶坻舊有志繇來逖矣歲因革代謝弗及悉載於乎畧哉寧爲全書乎邑侯唐明府來尹亟欲修之時晤余謂曰志史類也夏禮無證厥咎在杞周禮廢缺魯曷辭焉故改政章教匪志莫稽前聞坻之志創於晉陵莊公續於館陶武公歲久而版籍放失矣繼修於浙姚胡公竟未刻梓今修輯將孰諉諸遂請於代巡孫公臬憲張公侯允然後屬余簡邑庠弟子員四人楊愨李廷

烏苑因茵奠館之公署給之筆札優之廩餼且
諭之曰粵惟先王體國經野以建民極城郭宮
室以奠民屈變和政化以弘治理進退人物以
立民獻制作典籍以彰物采悉志不可缺也茲
志之修將以俟乎廉民風觀土俗者厥惟重矣
汝輩尚其矢乃心力勿負茲託可乎四子旣唯
唯受命日夜惕勵務觀厥成爰是叅之圖經以
志疆域本乎一統以志建置師厥禹貢以志田
賦徵諸士庶以定官師協於鄉評以采人物稽

之典籍以綜藝文立義以審制修詞以審式據
實筆削一無譌漏自四月初吉入館稿凡五易
迄七月終甫克就緒析爲九卷合爲二秩君子
曰茲志也其庶乎然相循之久成之不易若此
非侯克舉曠典何以成三公之志耶是故覩疆
域而形勢述焉覩建置而沿革明焉覩田賦而
登耗昭焉覩官師而淑慝辨焉覩人物而行誼
播焉覩藝文而述作著焉於乎全抵之勝舉在
目中也已寧復疇昔之畧乎適當付梓屬余序

諸首余罔敢以不佞辭乃序如左以俟夫來時
嘉靖丙寅冬十月載生明日也

子觀侯之舉是也以嚴筆削曰公以孚士民曰
惠以盡職業曰忠以範來政曰仁一事而衆善
備美哉侯之用心也政紀而政譽斯永矣雖然
予猶有說焉蓋鑑垂形物索照前事之不忘後
事之師也邑乘闕於百年之久而頓舉於數月
之間蓋有數存焉耳矣後之觀斯志而大猷是
經則在仕籍多明明之吏在里閭有藹藹之人
噫嘻侯之所貽豈其微哉予忝司風教幸附名
簡末以並傳於不朽故樂爲言之識一時相與

有成之意云

孫公去思集序

芮元采

坻民思公厥惟舊矣第無以識所思癸亥之春
張子緒經將別駕於陝之寧羗邑士大夫各出
夙昔之所歌咏哀爲一帙因便以呈示思屬予
僭言於冊末竊惟人心之思起於感也思於旣
去無所爲也蓋天理在人心公道在天下不因
在而有不以去而無無所爲而用其思故其思
也永焉仰惟前翁尊師孫父母老大人先生發
軔西秦拔尤北胄大司成涇野呂公嘗梓翁禮

經之文以式諸生傳天下甚盛際也惜也未大伸焉君子曰命天王戊申因親奉檄除令坻土下車之初慨然以父母斯民爲已任於稽其政節儉清平不事粉飾故一時之民陰受其福利興而忘其所從來害除而莫知所從去雖欲思之無由也及公以直道忤時謝政西歸畧無愠色闔邑士民皇皇然若有所失遮道留泣相隨數十里而依依如雲公乃潛然灑淚而別民亦未深思矣公去旣久恃怙胥失昔之忘其所

從來者今欲思其來而未得昔之莫知所去者
今欲思其去而未能利害切身而情動情動於
中而思生其思也勃然興羣然起忽然而成風
焉或興諸吟咏或發諸歌謠始於閭巷達於

野初無所使莫知其然者何居亦以人心之天
不能泯天下之公不容息耳不然胡爲乎傳頌
不衰之至此極也安知夫好義者不壽梓以垂
於世又安知夫觀風者不采錄而陳於天子之
庭亦足以愜所思矣民猶以爲未也乃相謂曰

與其心思有限孰若廟食無窮於是協諸士大夫謀於父老議於學宮遂有祔祠之舉焉爰卜吉日奉公之主俎豆於莊楚武侯之間共爲四君子祠是祠也創於邑先達茲祔也成於吾後儕旣祔之後公論帖然每於丁祭之明日士大夫各獻蘋藻以昭明信且祝曰吾列侯爲民造福願天造福於列侯祭事之畢共餽神餘相談往跡日夕而別歲以爲常且屬庠生李繼綱主祠事修葺其間致潔敬也吾鄉之民過斯祠則

思觸於目登斯堂則思結於心思其容止思其德政思其愷悌作人之風祠不朽而思之者亦不朽也雖然是祠亦有未盡也公之師範在後學德澤在斯民直道在天下後更有公議者出以升祀孔子之廟庭以報功報德之無盡茲有待焉民日望之矣采也義際師生親炙禮教尤其永思不匱者因庠生黃道趙滾張卿亮牛夢孚協緒經來請故謹錄其實以備秉史筆者之參考云

銀魚說

胡與之

浙之富春山生茶茶味不下六安陽羨富春江
生魚魚味比龍江似勝記所謂四海九州之美
味也國朝每歲之春採以進貢正德間必內臣
採取居民不安浙之府縣並望風萎靡矣獨臬
僉韓公邦奇奮然憤焉欲奏除此害乃作歌曰
富陽之魚富陽之茶魚肥賣我子茶香破我家
聞諸朝其時武廟以爲詘上欲中以奇禍後幸
而獲免亦自分永棄矣及嘉靖初朝廷聞忠直

起官位至卿孤天下咸賀聖天子之能起廢旌
忠公之直道不容於前而克伸於後也士君子
各抱正氣以行愷悌愛民之德而公之令名亦
無窮矣余爲寶坻凡六月余視寶坻銀魚實有
類於富春之茶魚而居民之不安殆有甚焉者
矣余弗能爲韓公之所爲要亦服韓公之義也
於是乎書

坻產銀魚甲於坻之諸鮮其魚必至霜降後
自海中蛤山出逆流北上薊州溫泉下育子

其色瑩白如銀近因百物凋耗亦不多有明
季不時漁取爲民大害故胡公爲之立說後
知爲弊政永除之然其味實亦不足多也

革庫吏說

李崇一

聞作縣者不外興革二事然與興一利莫若革一弊究竟弊去而利已興也若相分而實相因不佞自乾邑調繁渠陽無他謬巧惟日兢兢以弊民是懼襪線微績豈堪贅語要之爲民除害不得不勉以露醜也查得坻邑庫中有書有吏所從來矣其吏每一年作一考然而叅轉甚便不知此規何年廢去祇擇地方殷富者票拘頂叅至旣叅之後則日行登記者非其是掌理出

納者非其是祇令包賠油燭紙張並各上臺取
禮公費若庫中少有差錯更且株連受比因而
傾家傾產者有之鬻妻鬻子者有之甚則性命
相殉有遺累於子孫者有之此猶其一家也大
要該吏一季一換不則半年一換至換期一屆
例在舊役報拘非其借以需索卽其假以報怨
頂叅者不過一人而所稟報者槩凡溫厚之家
幾遍悚動名曰搖鈴比及或賄以厚賂或託以
大力巧者次第買脫而忠厚愚懦之家所不免

也竟之一年幾換而坻中少負溫餘者尚得帖
然安枕哉况烽火相連饑溺並臻嗷嗷之歸鴻
尚哀悽悽之旅魂未定多方體恤尚遺餘慘而
能當此積弊之仍乎不佞詢之鄉紳稽之闔學
知不必有來年之有待也卽行出示嚴革其紙
張油燭也則庫中原有額設其上臺公廢也則
無礙頗堪動支卽至錢糧少差錯也自有理掌
者在亦不難一稽而明矣行之兩年來庫中漸
就清楚境外亦無騷動鄉紳闔學嘖嘖然以便

告也欲泐之石不佞亦恐舊沿者已革而復興
究且利未大興而弊仍未革也不大負民望哉
敢贅數語以告夫同志者

憫潦賦

苑時葵

吾邑瀕海厥田阜饒者什之二斤鹵塗泥者
什之八每淫霖一集則城可行舟自乙酉至
巳丑陰沴凡四作民用蕩析離居催輸急如
星火眼瘡未醫心肉再剌我心傷悲爰申此
詞以誌災云

噫嘻泰元冶鑄夫萬品兮煦厚壤以阜生竄窳
九閔梟羊守兮漭滉胡越乎駛橫揚黑旛張皂
蓋兮激濤墮而莫之敢撓前飛廉俾碭駭兮屏

翳蓬勃而舒縈紫貝吞吐閃閃昱今豐隆闐闐
而出地鳴靈矐矐莽轡欲摠兮乾靈黥黥而喪
明叩乾晶於玉池兮夫孰挽銀浦而逆泄緣脩
雷而灑漏兮霖豐注之未歇沉沉乎沃日以蕩
雲今漫淵潏而浹溼涖匝匝於堦垣兮塘渚裂
而堤嚙紛跼天而躋地兮傷顛木之無由蘖卒
卒乎乘橈而舳居兮混鱗鮪以狎媿蚌蟾含漿
日出暴兮蛙惺惺而躍馳鷗鳧逐波上下戲兮
詭出沒於鱗魴游鷺瀉澗更吐噏兮矜噏喁以

呈鱗廣原噴沱陡飛沫兮騰壘須臾已成渟池
淵客鰓鯉集如蝟兮夜奏采菱於隈涯適於水
者忘於陸兮疇怫惛此其咨噫布谷一聲曉兮
昏從從而罇庠枵束腹穉且蓑兮聲札札於耕
耜服襤褸而沾體塗足兮暴髮膚而汗滴午晷
日旻而黍米餉饁兮拌蒿根與糠粃羨綠雲之
鋪野兮所望不過糜與芑福未得於盈疇兮禍
已成於濫汜望畦壠而愀愴惻悵兮怒涸鬻其
若喪室懸磬而三星在留兮夫焉得壺殮於翳

桑男不可以斗粟易兮佯掉臂而莫之償椽實
蒲羸拾已竭兮誰蘊年而估爲之湧翔鶻撐橫
而枕藉於野兮勉扶挈而餬口四方閤閉蕭條
鳴吠不聞兮廬一存而九亾緬紫皇貺佑於九
扈兮不破塊與鳴條淫淫滂沱至彌旬兮任消
浦與沉漂霜娥母頻駐於畢分兮少女舞兮阿
香招錢塘母數惛於涇陽兮白犬出兮黑蜺跳
坊固不可以閉兮禁不可以算逃白馬固不可
以沉兮枉匏子以興謠軫傲子於軒陛兮司牧

蒿目以摩拊策瞿瞿而無奇兮發帑鏹以億數
詔廩人以家給兮月不足於二鬴求升合於監
河兮啜餘沫以相洵夫拊膺以拋妻兮子牽裳
以別父鴻哀哀以向人兮不如設袞之猶愈矢
投體以秉虔兮敢祈禱於皇穹反疾威以降祥
今起捐瘠於溝中縛診崇於冷淵兮飭雷師與
雨工勅篩翁以勾達兮馳義馭於晴空惟含秀
與垂穎兮藏稔穰於腐紅

皇朝集元

卷二十一

三

明英宗賜右副都御史芮釗清暑歌

一氣流行苦煩暑烈日炎炎遍寰宇大地鬱蒸
不可當羣生聚處汗如雨朕心雖愛夏日長念
此惻然如有傷天能生物不能遂君能遂之功
非常爲君固宜盡君道左右懇勤不可少眼前
酷熱何以清惟有聚扇可揮掃嘗聞前代聖賢
君製扇不同心則勤或爲五明開視聽或爲雉
尾驚傳聞君於天工貴有補因時制宜何必古
牙骨攢成若羽張錦箋裁就如月吐一握清風

時見臨殊覺爽氣生胸襟除却薰熇過三伏初
亦不違天地心